史記內編卷之七

漢　龍門司馬遷　著
明　建武鄧元錫選評

伯夷列傳

太史公作史眞有進退古今羅括古賢聖仁人俾無遺逸之意然世遠以無傳而不能詳者多矣故於列傳之首借伯夷發例邈然有深思焉穆然高望而遠志焉曰吾孰從而考

作伯夷傳先將許由卞隨務光叙起將信將疑乃叙入夷齊來卞傳夷齊也傳由光也非傳由光 即由光傷

信之哉噫是不敢重信耳目而謂紀載盡前哲之故也易終未濟故傳首夷齊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

（窮也）（虞）（夏）（意者其無也）

□□志義之士名湮滅而不稱也故列傳七十有發此例見紀載何能盡寄無窮之意焉

立宗

○始○其○有○乎○

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

○○○又着一疑○直放

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

到○尾○處、結

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

○人不堪其悲○ 詩、乃不怨可

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

也

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

應○前○由○光

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

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

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

應前恥之逃隱

軾詩眞所謂求仁得仁無怨者

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矣○何○怨）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

夫何能不怨

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

一篇血脈全落在此段所謂天道命也各從其志義也守義聽命君子之所以不怨尤也暴而富貴若彼者豈曰其重仁而貧賤若此者豈曰其輕各從其志求仁得仁又何怨

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

命 志 徼 暗影由隨務光

不○盡○之○悲○

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太史公史職也於由隨務光之事不敢輕信又不敢不信不敢輕信者以傳天下大事而文辭不少槪見孔子之所未嘗道不敢不信者以夷齊義至高於由光埒直得夫子而後傳邃古巖穴之士其取舍亦有時若此者矣各從其志甘心窮餓而死者宜亦衆矣意者以名堙滅而不稱乎是史氏之

伯夷終

憾也故列傳之作蒐羅遺逸不敢廢拳拳焉眞無窮之心哉

游禮學

老莊申韓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

時時點宗

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
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
不可綸用
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脩道德其學以
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
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
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
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
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

點宗結超然

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

絀儒學

正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

寓言

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

紺儒

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

拗戾

先斷案

三非字反起

一篇綱領

下疏

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于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古佚字）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

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

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廼自以爲
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
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
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
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
濫愽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
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
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

綜妙

後申辯智

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

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

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
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
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
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
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
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
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
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

說難大指惟是因人君之情變化其說順以求合要歸在因應變化以無范其身然揣摩多而計數已密矣將能無術中之隱禍乎哉儒者不驕不倍言典默容明哲以保身不猶賢乎

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

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老子所貴道猶君子所貴乎道語因應變化自然之爲體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

深遠　斷　得老宗旨　宗旨

斷二子便見老學之弊

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申韓原道德之意非洞極弊原是千古隻眼誰與領此虛無因應即當名責實切事核情更不用一毫慘怛愛利之意所謂原道德之意也或以子長爲先黃老謬矣然老子終於申韓非倫又着老子深遠四字可謂至深遠矣

此謂知心

管晏列傳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

此前傳管仲實贊鮑子故用二句結

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

誅心

言疏

近人情

與俗同好惡

挑剔霸者本心在富強而善順人心因事勢為功可見知微矣

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

點富強二字綜妙

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結有力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

四字括晏子

分二事見薦賢

格言

二人進退如此

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于不知已而信于知已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

善哉觀乎春秋特女婦有克知灼見之譽如此

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

抑

揚

論斷如水衡不為人輕重妍媸自見

三豈以贊嘆委婉冲和不質言

末句服善誠至如此

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管晏終

愼曰孟子傳與伯夷傳書法畧相似先叙孟子而以騶衍形之則孔孟之不合

孟子荀卿列傳

傳以孟荀名篇孟標其宗荀近正也諸譎怪之說具載見世變益尊孟荀云

先贊贊止先孟子贊孟子先義後利之辯其言痛切有味眞知道者之言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甞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

於時者其道從可知矣又舉孔孟伯夷豈有意於阿世苟合者則騶子之見尊禮於諸侯其道又從而可知矣其曰騶子倘有牛鼎之意乎語不露而意雋永最文字之妙者也

天下大勢俗習交騖於利所尚如彼所

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

述如此欲所如皆合也得乎

主孟子

言深粹

斷

即佛家言世

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

即佛家言界

佛言三千大千又廣大無邊際矣

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

佛妙處亦只在把住努辯開其始也言直泛濫使人自失耳顧化妙甚令人自辯今乍讀猶然況時君世主哉

要歸如此

獨標孔孟又旨的然語宗甚有味

王道何從而興乎

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索隱曰懼音劬謂衍之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駐想又內心留顧而已化之欲從其術也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

誅心之言於反影中見之甚妙

抑中揚揚中抑乃知衍所述大道直驚世人耳目使懼化求合也曰牛鼎正中梁木心自春秋誅意而來

應三騶子忽出無端

鄒國賢曰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髡之無言

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

其述似之使其後所言者能出王道則髡亦何可當哉雖然髡受賜而辭位終身不仕游士之史盖亦莫之能逮也

承意觀色

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屛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

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好句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

時君所尚又致士爲名高如此王道何從而興乎

斷

總斷諸子所爲歸重蘭陵

君

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
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
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
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
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
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
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

得荀之精具眼具眼

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爲堅也白所以爲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爲不堅黃所以爲不利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

如孟子至于吁矛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葢墨

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

其後

一此文最奇而法傳變體也

諸子泛引博援獨揭孟荀名篇眞千古具眼

甚哉忮心之為禍烈也

屈原賈生列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索隱曰屬音燭草藁謂創制憲令之本漢書作草具崔浩謂發始造端也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

篇中自作議論以冷語發情三反九折一唱三嘆之文

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

離騷人之思

眞得屈子之心於千載之上

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徐廣曰皭疏靜之貌索隱曰皭音白若反泥音涅滓音淄又竝如字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

文字有不必作處此類是也

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音蓋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

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眛、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

忽轉前騷本
志宛轉反復
可謂至文

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寫○出○騷○人○九○廻○之○腸○特○妙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擧

又寛一步

無窮慨嘆

賢以自佐然亾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邪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亾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

古人質實言即實事屈平於漁父見趣得其深矣志皭然不爲變故精忠峻節竟行其志云

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長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

音甫　婉切

王逸曰陶陶盛陽貌莽莽盛茂貌索隱曰莽音姥王逸曰汩行貌索隱曰方言曰汩謂疾行也徐廣曰眴眩也索隱曰眴音瞬窈音烏鳥反正義曰孔甚也墨無聲也王逸曰鞠窮紆屈也軫痛也愍病也王逸曰刓削度法替廢也言人刓削方木欲以爲圓其常法度尚未廢也索隱曰

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眴兮窈窕、孔靜幽墨、冤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撫情效志兮、俛詘以自抑、刓方以爲圓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而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皇在笯兮、雞雉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

刓音五官反全逸曰踈道也章明也度法也言[illegible]明於所畫念其繩墨修前人之法不易其道則前木直而惡木好索隱曰畫計畫也楚詞職作志志念也余如注所解王逸曰言人質性敦厚心志正直行無過失則大人君子所盛美也玄黑也矇盲也詩云矇瞍奉公章明也

量、夫黨人之鄙妬兮、羌不知吾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駿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牾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湣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

故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脩路幽拂兮道遠忽
兮曾唫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
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
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
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知吾心不可謂兮知死
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
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
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

一語萬鈞

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

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安也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

盡害之應上官大夫害之之語擅權世主大忌

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
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
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
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
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辭曰某承嘉惠
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
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兮逢時不
祥鸞（䜌戶）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實）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

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
實
嚳
為頓兮鉛刀為銛于嗟嚜嚜兮生之無故斡棄周鼎
又嚳
兮而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
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訊
歸
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
逝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
自珍彌融爚以隱處兮夫豈從蟻與蛭螾所貴聖人
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

屈原精忠峻節可慕可仰看一語道渠不是不得獨引賈賦微見其意甚妙至渾然屈子遠遊天問及鵩賦宗祖傷懷王哭泣死又同屈肝膽同傳甚當甚當矣

理前語

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焉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翮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鱏兮固將制於螻蟻賈生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鵩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鵩曰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

可玩百世

莊老之髓粹
輪廻之祖

集予舍止於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
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
問于服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數之度
兮語予其期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
臆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
氣轉續兮化變而嬗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
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吴彊大
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

又進一步

賈生精識造微於天人鬼神之理思過半矣此宣室

被五刑傳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物兮坱軋無垠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爲爐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摶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

夜半之對文皇帝自以爲不及也豈得於長沙遷謫處困養靜之功耶獨未知與聖人存而不議何如耳太史公讀而爽然自失豈欺我哉

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馮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拘士繫俗兮攌如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或或兮好惡積意眞人淡漠兮獨與道息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翶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已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汎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慸（音介）葪兮何足以

疑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爲列侯賈生諫以爲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

不知悲不垂涕其人必不忠不爽然自失其人心必不達子長悲其志想見其爲人於日月爭光之忠篤

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賈生終

契矣至賈誼向死生輕去就高識遠志又爽然自失池噫斯其可與語九流也哉而意終遠矣

東坡於子長文未悟其妙論賈生志大量小以悲惋終其身嗟乘流逝得坻止此其識可淺淺道哉

太史公援屈原賈傳同傳眞具眼具眼矣

將有功

孟嘗君列傳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爲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

侯有功

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盟而去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卽位卽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

善諭哉

此問眞能令日夜營營爲

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閒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

子孫作馬牛者一唉而悟善諭哉

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踏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為靖郭君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

無貴賤無所擇是篇中血脈後竟得雞鳴狗盜之客之力則以其無所擇也

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求

卒得客力

巧譬

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

莫哂丈夫爲狗盜反猶吠生湨何人

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

眞眇小丈夫亦不擇客之過

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

史不爲西周說

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爲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爲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爲西周謂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爲君危之君不如令敝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

綜刻國情如
韓九

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爲和君令敝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疆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　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

贅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
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
田甲刧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
與粟贅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
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
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
老於薛湣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
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

聽親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為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疆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

謬甚

之兵其雠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亾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亾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

爲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爲孟嘗君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屩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劒耳又蒯緱彈其劒而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劒而

戰國策士未用時類袖手旁觀不自用

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悅居朞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技能宜可令收債孟

有使人如借之風

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

怒而無訾
言挨辭結客之道

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爲要期不

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劵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爲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

數語能令人信

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為雄也君

理前語妙
見戰國說客
二辭兩面不
足憑信

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

雄而齊為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

物理窺開後
人情照破時
故能爲此言

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

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甞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風刺不激而意獨至

吳[illegible]丙編

卷十